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章炳麟 著
孙正容 注

浙江师范学院政史系

一九七九年十月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章炳麟 著

孙正容 注

【作者简介】章炳麟（1869—1936），又名绛，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他一生的思想复杂而多变：初由封建经生倾向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1900年与康、梁决裂，转而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合作，曾参加同盟会，并任该会机关刊物《民报》主编。1907年后，与孙中山意见不合，企图以其狭隘的民族排满思想来代替旧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三民主义，又把光复会从同盟会中拉出去，搞分裂活动。辛亥革命后，虽一度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实已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消极力量。五四运动后，益脱离革命实践，思想日趋顽固，倒退为封建文化的辩护士。

本文作于1903年，刊登在上海《苏报》，并因此被清政府勾结租界当局逮捕入狱，是他革命意志最旺盛时的代表作。

长素⁽¹⁾足下⁽²⁾：

〔1〕康有为（1858—1927），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他是戊戌政变前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领袖；政变后，堕落为反动的保皇派头子。

〔2〕足下：旧式书信的客套称呼，意即不敢直指对方，而指其周围的人或物，与阁下、侍者、执事、左右之类，同一用意。

读《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¹⁾，谓中国只可立宪，不能

革命，援引今古，洒洒⁽²⁾万言。呜呼长素，何乐而为是耶？热中⁽³⁾于复辟以后之赐环⁽⁴⁾，而先为是齟齬⁽⁵⁾不了之语⁽⁵⁾，以耸东胡群兽之听⁽⁶⁾，冀⁽⁷⁾万一可以解免；非致⁽⁸⁾书商人，致书于满人也。夫以一时之富贵，冒万亿不韪而不辞⁽⁹⁾，舞词弄札⁽¹⁰⁾，眩惑⁽¹¹⁾天下。使贱儒元恶⁽¹²⁾为之则已矣；尊称圣人⁽¹³⁾，自谓教主⁽¹⁴⁾，而犹为是妄言⁽¹⁵⁾。在己则脂韦突梯⁽¹⁶⁾，以佞⁽¹⁷⁾满人已耳；而天下之受其蛊惑⁽¹⁸⁾者，乃较诸出于贱儒元恶之口为尤甚⁽¹⁹⁾。吾可无一言以是正之乎⁽²⁰⁾？

〔1〕即康有为1902年发表的《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仿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

〔2〕洒洒：滔滔。形容文章之长。

〔3〕热中：迫切地希望获得的意思。

〔4〕赐环：词见《荀子·大略篇》：“绝人以玦，反绝以环。”杨倞注：“古者臣有罪，待放于境，三年不敢去，与之环则还，与之玦则绝，皆所以见意也。”这里指还朝作官。康有为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清朝革职通缉，逃亡海外。本句大意：迫切地希望载祐（光绪皇帝）复权后赦免他还朝作官。

〔5〕齟齬：（音咀语）上下齿不相配合。比喻互相矛盾。不了：说不清楚。

〔6〕耸（音忪）：惊动；耸动。东胡群兽：指清朝满洲贵族。

〔7〕冀：希望。本句大意：希望万一可以解除通缉令。

〔8〕致：送；给。

〔9〕冒：冲犯；顶着。不韪：不以为是；不赞成。不辞：不避。本句大意：不避冲犯亿万人的反对。

〔10〕舞词弄札：卖弄文字，挥动纸笔。

〔11〕眩惑：迷惑。

〔12〕元恶：首恶；大恶。

〔13〕圣人：据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康有为少年时，常常把“圣人”挂在嘴上，因此当地群众给他一个浑号，叫“圣人为”。

〔14〕教主：康有为主张以孔教为国教，奉孔丘为教主，实即自为教主。

〔15〕妄言：谬论。

〔16〕脂：油脂。韦：熟皮革。突梯：无隅角。脂韦突梯：意即象油脂熟皮

那样圆滑。

〔17〕佞：（音宁，去声）讨好。

〔18〕蛊（音古）惑：毒害，迷乱。

〔19〕尤甚：更厉害。

〔20〕是正：纠正；驳斥。之：宾语代词，指妄言。

谨案长素大旨，不论种族^{〔1〕}异同，惟计情伪得失以立说^{〔2〕}。虽然民族主义，自太古原人^{〔3〕}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乃始发达，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4〕}。长素亦知种族之必不可破，于是依违迁就^{〔5〕}，以成其说，援引《匈奴列传》，以为上系淳维，出自禹后^{〔6〕}。夫满州种族，是曰东胡，西方谓之通古斯种^{〔7〕}，固与匈奴殊类^{〔8〕}。虽以匈奴言之，彼既大去华夏，永滞不毛^{〔9〕}，言语、政教、饮食、居处，一切自异于域内^{〔10〕}，犹得谓之同种也耶？智果自别为辅氏^{〔11〕}，管氏变族为阴家^{〔12〕}，名号不同，谱谍^{〔13〕}自异。况于戕虐祖国，职为寇讎^{〔14〕}，而犹傅以兄弟急难之义，示以周亲桡附之恩^{〔15〕}，巨缪极戾^{〔16〕}，莫此为甚！近世种族之辨以历史民族为界，不以天然民族为界^{〔17〕}。藉言^{〔18〕}天然，则帝衿海藻，享桃蟠蛙^{〔19〕}，六洲之氓，五色之种，^{〔20〕}谁非出于一本^{〔21〕}？而何必为是聒聒^{〔22〕}者耶？

〔1〕种族：这里似指民族。

〔2〕惟：只。计：计较。情伪：即诚伪，犹言真伪。本句大意：只从计较真或伪、得或失上来说明。

〔3〕原人：人类学名词，指古代原始人类。

〔4〕良知：词见《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知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指天赋的道德观念，是儒家唯心先验论的学说。本能：心理学名词，谓本来具有的性能。

〔5〕依违：模棱两可。迁就：曲意求合。

〔6〕《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说匈奴的祖先淳维，是夏禹的后代，和汉族同出一源。

〔7〕通古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属于阿尔泰语系的某些民族的称呼。

〔8〕殊类：不同族类。

〔9〕大去：远离。华夏：指汉族或汉族活动的地区。永滞：长期留居。不毛：指荒凉的地方。

〔10〕域内：应指祖国的全部领土，这里则解为汉族活动地区。

〔11〕智果：春秋时晋国贵族智瑶的族人，他预感到智瑶必将灭族，自别为一族，号辅氏。

〔12〕管氏变族为阴家：管仲的七世孙管修，从齐国到楚国，做了阴大夫，因改管氏为阴氏（见《后汉书·阴识传》）。

〔13〕谱谍：记载氏族世系的簿册。

〔14〕戕虐：侵略；欺负。职：专。讎（音绸）：仇。这两句大意：况且侵略祖国，专和汉族作对。

〔15〕傅：附。兄弟急难：语见《诗·小雅·常棣》，意思说，在急难的时候，兄弟互相救护。周亲：至亲。栝（音费）附：即柿附。栝是木皮，附着于木心，同根生长，喻彼此同出一源。谱音亦作肺附，《汉书·中山靖王刘胜传》：“臣虽薄也，得蒙肺附”。就是这个意思。

〔16〕巨缪极戾：复词。缪：谬；错误。戾：乖。前后两词，同一意义。

〔17〕历史民族：指通常所说的民族。天然民族：似指人种。界：分界。

〔18〕籍言：假使说；即使说。

〔19〕帝（音帝）、洽（音侠）、享、桃（音佻）：都是古代祭祀祖先的名称，这里用为动词，作祭祀解。海藻：地球上的低级植物。蜃（音猿）：同猿，灵长类动物。雌（音伟）：长尾猿。

〔20〕六洲：亚洲、非洲、欧洲、澳洲（大洋洲）、南美洲、北美洲。氓（音萌）：民；百姓。五色：黄、白、黑、棕、红。种：人种。

〔21〕谁：哪个。本：本源。“籍言”以下六句的大意：假使说人种的起源，那末把当祖先来祭祀的海藻、蜃、雌，六大洲的人民，五色的人种，哪个不同出于一个本源呢？意指人类本是由原始生物进化而来的。

〔22〕聒聒（音锅）：多言貌；罗嗦。

长素又曰：“氐、羌、鲜卑等族^{〔1〕}，以至元魏所改九十六姓^{〔2〕}，大江以南，骆、越、闽、广^{〔3〕}，今皆与中夏^{〔4〕}相杂，恐无从检阅姓谱而攘除之^{〔5〕}。”不知骆、越、闽、广皆归化^{〔6〕}汉

人，而非陵制⁽⁷⁾汉人者也。五胡、代北⁽⁸⁾，始尝宰制中华，逮乎⁽⁹⁾隋、唐统一，汉族自主，则亦著土傅籍，同为编氓⁽¹⁰⁾，未尝自别一族，以与汉人相抗，是则同于醇化⁽¹¹⁾而已。日本定法，夙有蕃别⁽¹²⁾；欧、美近制，亦许归化。此皆以己族为主人，而使彼受吾统治，故一切可无异视。今彼满洲者，其为归化汉人乎？其为陵制汉人乎？堂子妖神⁽¹³⁾，非郊丘⁽¹⁴⁾之教；辫发璎珞⁽¹⁵⁾，非弁冕⁽¹⁶⁾之服；清书国语⁽¹⁷⁾，非斯、邈⁽¹⁸⁾之文。徒以⁽¹⁹⁾尊事孔子，奉行儒术，崇饰观听⁽²⁰⁾，斯乃不得已而为之，而即以便其南面之术⁽²¹⁾，愚民之计。若言同种，则非使满人为汉种，乃适使⁽²²⁾汉人为满种也。长素固言大同公理⁽²³⁾，非今日即可全行。然则今日固为民族主义之时代，而可涵轂⁽²⁴⁾满、汉，以同薰莸于一器哉⁽²⁵⁾？时方据乱，而言太平，何自悖其三世之说也⁽²⁶⁾！

〔1〕氏、羌、鲜卑：我国古代西部和北部的少数民族。

〔2〕元魏：公元386年鲜卑族拓跋珪建立北魏，至拓跋弘时改姓元，因称元魏。改九十六姓：指元魏把原来九十六个部落改为汉姓。按《魏书·官氏志》作九十九姓。

〔3〕骆、越、闽、广：指我国古代分布在浙、闽、两广及西南一带的少数民族，古称百越。

〔4〕中夏：指汉族。

〔5〕无从：无处着手。攘除之：排斥他们。

〔6〕归化：归顺同化。

〔7〕陵制：宰制；统治。

〔8〕五胡：指氏、羌、鲜卑、匈奴、羯五个少数民族。代北：代郡以北，这里指北魏政权。

〔9〕逮乎：到了。

〔10〕著（着）土：定居。傅籍：归入国籍。编氓：编入户口册里的人民。

〔11〕醇（音纯）化：融化；同化。

〔12〕夙：早。蕃别：大和族与非大和族的区别。

〔13〕 童子：满族祭神的场所，在北京东长安门外。妖神：童子里所供奉的神。

〔14〕 郊：祭名。丘：圆坛，即天坛，祭天的场所。

〔15〕 瓔珞（音英落）：指清朝官吏挂在颈上的朝。

〔16〕 牟冕（音辨免）：指我国古代官吏所戴的帽子。

〔17〕 清书国语：指满族的文字和语言。

〔18〕 斯：李斯。邈（音秒）：程邈。相传秦代的小篆和隶书，分别由李斯、程邈整理改革的。这里指汉族通行文字。

〔19〕 徒以：只因为。

〔20〕 崇饰观听：装饰门面。

〔21〕 即以：就用为。南面之术：帝王的统治手段。古代天子座位向南，所以称帝王为南面。本句大意：就用它作为有利帝王统治的一种手段。

〔22〕 适使：恰使。

〔23〕 “大同”一词，见《礼记·礼运》。康有为曾据此作《礼运注》及《大同书》，幻想出一个“乌托邦”，即“大同”社会。

〔24〕 溷轂：即混淆。

〔25〕 薰（音勋）：香草。莠（音犹）：臭草。《左传·僖公四年》：“一薰一莠，十年尚犹有臭。”说香的草和臭的草堆在一起，经过十年之久，还有臭气。所以说薰莠不可同器。

〔26〕 悖（音背）：违背。三世之说：《公羊·隐公元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东汉何休据此，分春秋时期为三世：“于所传闻之世（即孔丘听前人传述下来的），见起治于衰乱之中；于所闻之世（孔丘听说的），见治升平；至所见之世（孔丘亲自见到的），著治太平。”康有为以西方资产阶级庸俗进化论的观点附会何休说，把社会进化分为“据乱世”（即君主制）、“升平世”（即君主立宪制）、“太平世”（即“大同”社会）。

长素二说^{〔1〕}，自知非持之有故^{〔2〕}，言之成理^{〔3〕}，不得已，复援引《春秋》^{〔4〕}，谓其始外吴、楚，终则等视^{〔5〕}。不悟^{〔6〕}荆、扬二域，《禹贡》既列于九州^{〔7〕}，国土种类，素非异实；徒以王化陵夷^{〔8〕}，自守千里^{〔9〕}，远方隔阂^{〔10〕}，沦为要荒^{〔11〕}；而文化语言，无大殊绝^{〔12〕}，《世本》谱系^{〔13〕}，犹在史官，一旦自通于上国，则自复其故名^{〔14〕}。岂满州之可与共

论者乎⁽¹⁵⁾?

〔1〕二说：指前二段的理论，即满、汉同源及“据乱世”言“太平”。

〔2〕持之有故：掌握有可靠的证据。

〔3〕言之成理：讲得自成道理。

〔4〕《春秋》：是孔丘编撰的编年史书。

〔5〕外：动词，排斥。吴、楚：春秋时期的吴国和楚国，当时属于荆、扬二州。等视：平等看待。这两句大意：说《春秋》开头排斥吴、楚，后来就平等看待。

〔6〕悟（音误）：了解。

〔7〕九州：《尚书·禹贡》把古代中国疆土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九个州。

〔8〕王化：指周王室的统治力量。陵夷：陵、夷都是渐平的意思，引申为衰微。

〔9〕自守千里：自己留滞在千里之外。

〔10〕隔阂（音核）：阻隔；隔绝。

〔11〕沦：沦落。要：要服。荒：荒服。古代把京城以外的地方，根据远近分为五个地区，叫五服，即甸、侯、绥、要、荒。要服、荒服是离京城最远的地方。

〔12〕殊绝：差别。

〔13〕《世本》：西汉以前的一部古书，记载从黄帝到春秋时代古贵族的姓氏、谱系、谥号。或说为左丘明所作。

〔14〕上国：指周王朝，即当时的中央政权。复：恢复。故名：原来的名号。

〔15〕本句大意：难道满州可以和吴、楚相提并论的吗？

至谓衣服辫发，汉人已化而同之⁽¹⁾，虽复改为宋、明之服，反觉不安。抑⁽²⁾不知此辫发胡服者，将强迫以成之耶？将安之若性也⁽³⁾？禹入裸国，被发文身，墨子入楚，锦衣吹笙，非乐而为此也⁽⁴⁾；强迫既久，习与性成⁽⁵⁾，斯固不足以定是非者。吾闻洪、杨之世⁽⁶⁾，人皆蓄发，不及十年，而曾、左之师摧陷洪氏⁽⁷⁾，复从髡薙⁽⁸⁾。是时朋侪相对，但觉纤首锐颠⁽⁹⁾，形状灵异⁽¹⁰⁾。然则蓄发之久，则以蓄发为安；辫发之久，则

以辫发为安。向使^{〔11〕}满州制服，涅齿以黛，穿鼻以金，刺体以龙，涂面以垩^{〔12〕}，恢诡殊形^{〔13〕}，有若魑魅^{〔14〕}，行之二百有六十年^{〔15〕}，而人亦安之，无所怪矣。不问其是非然否^{〔16〕}，而惟问其所安，则所谓祖宗成法不可轻变者^{〔17〕}，长素亦何以驳之乎？野蛮人有自去其板齿而反讥有齿者为犬类，长素之说，得无^{〔18〕}近于是耶？

〔1〕本句大意：说汉人已同化于满人。

〔2〕抑：转折词。可是；然而。

〔3〕将：还是。安之若性：如出于本性那样心安理得。

〔4〕裸国：古代传说中有某地区的人民不穿着衣服的叫裸国，一作裸国。被：披。文身：身上画着花纹。墨子：墨翟，先秦墨家的创始者。非乐而为此也：不是乐意这样做。故事的来源见《吕氏春秋·贵因篇》：“禹之（到）裸国，裸入衣出，因也（从他们的风俗）。墨子见荆（楚）王，锦衣吹笙，因也。”高诱注：“墨子好俭非裘，锦与笙非其所服也，而为之，因荆王之所欲也。”以上五句即本此。

〔5〕习与性成：习惯成自然。

〔6〕洪杨之世：指太平天国时期（1850—1864）。洪：洪秀全。杨：杨秀清。

〔7〕曾：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左：左宗棠（1812—1885），湖南湘阴人。他们都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

〔8〕髡髻（音坤剃）：剃去头发。清代辫发的式样，剃了前半顶的头发，留着后半顶的一圈作辫子。

〔9〕纡首锐颠：尖头秃顶。

〔10〕魑（音憊）异：怪异。

〔11〕向使：假使。

〔12〕涅（音聂）：染黑。黛（音代）：黑色的颜料。垩（音饿）：白土。以上四句的大意：把牙齿染黑，用金属的环穿在鼻子上，身上刺成龙纹，用白土涂面孔。

〔13〕恢诡殊形：奇形怪状。

〔14〕魑魅（音痴妹）：古代传说中的山鬼，实际上是没有的。

〔15〕有：又。指清代统治时期的概数。

(16) 是非然否：复词。是或非，对或不对。

(17) 引当时顽固派反对康有为变法的话。

(18) 得无：诘问词。岂不是；莫非是。

种种缪戾，由其高官厚禄之性素已养成，由是引犬羊⁽¹⁾为同种，率⁽²⁾假尾⁽²⁾为鸿宝。向之崇拜《公羊》⁽³⁾，诵法《繁露》⁽⁴⁾，以为一字一句皆神圣不可侵犯者，今则并其所谓复九世之仇⁽⁵⁾而亦议之。其言曰：“扬州十日⁽⁶⁾之事，与白起坑赵⁽⁷⁾，项羽坑秦⁽⁸⁾无异。”岂不曰⁽⁹⁾秦、赵之裔⁽¹⁰⁾未有报白、项之裔者，则满洲亦当同例也。岂知秦、赵、白、项，本非殊种，一旦战胜而击坑之者，出于白、项二人之指麾⁽¹¹⁾，非出于士卒全部之合意。若满洲者，固人人欲尽汉种而屠戮之⁽¹²⁾，其非为豫菑⁽¹³⁾一人之志可知也。是故秦、赵之仇白、项，不过仇其一人；汉族之仇满洲，则当仇其全部。且今之握图籍⁽¹⁴⁾、操政柄者，岂犹是白、项之胤胄⁽¹⁵⁾乎？三后⁽¹⁶⁾之姓，降为舆、台⁽¹⁷⁾，宗支荒忽⁽¹⁸⁾，莫可究诘⁽¹⁹⁾，虽欲报复，乌从⁽²⁰⁾而报复之？至于满洲，则不必问其宗支，而全部自在也；不必稽其姓名，而政府自在也。此则枕戈剗刃⁽²¹⁾之事，秦、赵已不能施于白、项，而汉族犹可施于满洲，章章⁽²²⁾明矣。明知其可报复，犹复饰为暗聋⁽²³⁾，甘与同壤⁽²⁴⁾，受其豢养，供其驱使，宁⁽²⁵⁾使汉族无自立之日，而必为满洲谋其帝王万世、祈天永命之计⁽²⁶⁾，何长素之无人心一至于此也！

(1) 犬羊：指满族。充分表现作者狭隘的民族思想。

(2) 假（音家）尾：猪尾巴。指清代高级官吏插在顶帽后面的花翎或蓝翎。或释为辫发，疑非。因当时各族人民均已辫发，和“高官厚禄”及“鸿宝”对不起来。

(3) 《公羊》：即《春秋公羊传》，传为战国初公羊高著，是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一，为经今文学家的重要经典；康有为的一系列政治理论，即根据

《公羊》“三世说”而提出的。

〔4〕《繁露》：即《春秋繁露》，西汉董仲舒著，是一部发挥儒家唯心主义的集大成作品。

〔5〕复九世之仇：春秋时，齐襄公为报舅了九代的仇，灭亡纪国，被《公羊》称为贤者。见《公羊·庄公四年》。复：报复。

〔6〕扬州十日：1645年，清兵攻陷扬州，屠城十日。王秀楚《扬州十日记》，记录了这次血腥暴行的亲身见闻。

〔7〕白起：秦将，因战功封武安君。前260年，败赵军于长平，杀赵将赵括，坑降卒四十万人。

〔8〕项羽：秦末起义军领袖之一，在反秦战争中，一次坑杀秦降卒二十余万人于新安城南。

〔9〕岂不曰：难道不是说。

〔10〕裔（音意）：后代。

〔11〕指麾（音挥）：即指挥。

〔12〕尽：全部。屠杀全部汉人。

〔13〕豫酋：指清豫亲王多铎。他是奴尔哈赤（清太祖）的第十五子，多尔衮（摄政王）的同母弟，清兵南下时的统帅，扬州暴行的刽子手。

〔14〕握图籍：掌握地图、册籍，指掌握国家机要文件。

〔15〕胤胄（音印宙）：嫡系子孙。

〔16〕三后：指夏、商、周三代君主。

〔17〕舆、台：指下层人民。《左传·昭公七年》：“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僚，僚臣隶，隶臣仆，仆臣台。”

〔18〕荒忽：即恍惚。模糊不清。

〔19〕究诘：追究查问。

〔20〕乌从：从哪儿。

〔21〕枕戈：睡觉时枕着武器。制刃：用刀刺入人体。枕戈制刃，意即不忘用武力报仇。

〔22〕章章：形容非常明白。

〔23〕饰为喑（音阴）聋：装作哑子、聋子。

〔24〕甘与同壤：甘心同他们共处于一块土地。

〔25〕宁：宁可。

〔26〕本句大意：而一定要替满州谋求王位万世，祈祷上天保佑，使其永不

灭亡的计划。……

长素又曰：“所谓奴隶者，若波兰之属于俄⁽¹⁾，印度之属于英⁽²⁾，南洋之属于荷⁽³⁾，吕宋之属于西班牙⁽⁴⁾，人民但供租税，绝无政权，是则不能不愤求自立耳。若国朝⁽⁵⁾之制，满、汉平等，汉人有才者，匹夫⁽⁶⁾可以为宰相。自同治⁽⁷⁾年来，沈、李、翁、孙⁽⁸⁾迭相柄政，曾、左及李鸿章为外相⁽⁹⁾，恭、醇二邸⁽¹⁰⁾，但拱手待成⁽¹¹⁾耳。即今除荣禄、庆邸⁽¹²⁾外，何一非汉人为政？若夫政治不善，则全由汉、唐、宋、明之旧，而非满洲特制也。然且举⁽¹³⁾明世廷杖⁽¹⁴⁾、镇（盗）⁽¹⁵⁾、监⁽¹⁶⁾、大户加税⁽¹⁷⁾、开矿⁽¹⁸⁾之酷政而尽除之。圣祖⁽¹⁹⁾立一条鞭法，纳丁于地，永复差徭⁽²⁰⁾，此唐、虞、夏、明之所无，大地万国所未有。他日移变，吾四万万人民必有政权自由，可不待革命而得之也。”夫所谓奴隶者，岂徒以形式言耶？曾、左诸将，倚畀⁽²¹⁾虽重，位在藩镇⁽²²⁾，囊尔弹丸⁽²³⁾，未参内政。且福康安一破台湾，而遂有贝子、郡王之赏⁽²⁴⁾；曾、左反噬⁽²⁵⁾洪氏，挈大圭、九鼎⁽²⁶⁾以付满洲，爵不过通侯⁽²⁷⁾，位不过虚名之内阁⁽²⁸⁾。曾氏在日，犹必谄事官文⁽²⁹⁾，始得保全首领。较其轻重，计其利害，岂可同日而道！近世军机首领，必在宗藩⁽³⁰⁾。夫人君无为，而百度自治⁽³¹⁾；为首领者，亦以众员供其策使。彼恭、醇二邸之仰成⁽³²⁾，而沈、李、翁、孙之有事，乃适见⁽³³⁾此为奴隶，而彼为主人也。阶位虽高，犹之闾閻仆竖，而赐爵仪同⁽³⁴⁾者，彼固仰承风旨⁽³⁵⁾云尔，曷能⁽³⁶⁾独行其意哉？一条鞭法，名为永不加赋，而耗羨、平余犹在正供之外⁽³⁷⁾。徭役既免，民无哭声，而舟车工匠，遇事未尝获免。彼既以南米供给驻防⁽³⁸⁾，亦知民志不怡，而不得不借美名以媚悦之。玄烨、弘历⁽³⁹⁾数次南巡，强勒报效，数若恒沙⁽⁴⁰⁾。已居尧、舜、汤、文之美名，而使佞幸小人

接以行其聚斂⁽⁴⁰⁾，其酷有甚于加税、开矿者。观唐甄之《潜书》⁽⁴¹⁾与袁枚之《致黄庭桂书》⁽⁴²⁾，则可知矣！庄生有云：“狙公赋芋，朝三暮四，众狙皆怒；朝四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⁴³⁾。”此正满洲行政之实相也。况于廷杖虽除，诗案、史祸⁽⁴⁴⁾，较诸廷杖，毒螫⁽⁴⁵⁾百倍。康熙以来，名世之狱⁽⁴⁶⁾、嗣庭之狱⁽⁴⁷⁾、景祺之狱⁽⁴⁸⁾、周华之狱⁽⁴⁹⁾、中藻之狱⁽⁵⁰⁾、锡侯之狱⁽⁵¹⁾，务以摧折汉人，使之噤⁽⁵²⁾不发语。虽李绂、孙嘉淦之无过，犹一切被赭贯木以挫辱之⁽⁵³⁾。至于近世，戊戌之变，长素所身受⁽⁵⁴⁾，而犹谓满洲政治为大地万国所未有。呜呼，斯诚⁽⁵⁵⁾大地万国所未有矣！李陵有言：“予为汉臣，安得不云尔乎！”⁽⁵⁶⁾

〔1〕若波兰之属于俄：波兰于1772年、1793年、1795年被俄、普、奥三国三次瓜分而亡国，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复国。

〔2〕印度之属于英：十八世纪上半期以前，英、法等国都在印度半岛从事殖民活动，自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乃取得绝对优势，1877年英女王维多利亚兼称印度皇帝，印度遂完全沦为英国殖民地。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恢复独立。

〔3〕南洋：指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一带。自十七世纪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这些地区大部分沦为荷兰殖民地。

〔4〕吕宋：指菲律宾群岛。自十六世纪后至美西战争（1898—1899）前，沦为西班牙殖民地。

〔5〕国朝：指清朝。

〔6〕匹夫：指平民。

〔7〕同治：清帝载淳（穆宗）的年号（1862—1874）。

〔8〕沈、李、翁、孙：指沈桂芬、李鸿藻、翁同和、孙毓汶。

〔9〕李：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外相：清代地方长官加大学士衔的，当时称为外相。

〔10〕恭：恭亲王奕訢（音欣）。醇：醇亲王奕譞（音喧），载湉（音甜，光绪皇帝）的生父。邸（音底）：贵族的住宅。这里用作对亲王的尊称。

〔11〕拱手待成：拱起手来，坐享其成。

〔12〕荣禄：满洲正白旗人，光绪时官大学士、直隶总督，那拉氏（慈禧太后）的亲信。庆邸：庆亲王奕劻。

〔13〕举：把。

〔14〕廷杖：明朝凡官吏有过失，就在朝廷下面打屁股，重的立死于杖下，称作廷杖。

〔15〕镇监：明朝洪熙后设立的监察制度，由皇帝派宦官到全国各省及军事重镇，监督地方军政官员，称“镇守太监”。按《太炎文录》这里作“镇盗”，对明代酷政无特殊意义，疑误。从中华书局《中国近代史资料选编》拟改。

〔16〕大户加税：明末为镇压农民起义及和满族作战，立了很多额外捐税名目，如练饷、剿饷、边饷之类，名义上是摊给大户，实际上全转嫁在农民身上。

〔17〕开矿：指明万历时派遣太监四出，以开矿为名，向各地人民横行勒索。

〔18〕圣祖：清帝玄烨（音叶）的庙号，年号康熙（1662—1722）。

〔19〕一条鞭法：历代封建王朝的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土地有田赋，户口有丁税及各种徭役，手续复杂。后来统治者把各种田赋、丁税、杂役等并在一起征收，名为“一条鞭法”。它初行于明嘉靖时，中经张居正的整顿，到清康熙时，把丁税的总额固定在1711年（康熙五十年）的丁口数上，以后人口即有增加，丁税不变。雍正时，又把丁税总额分摊在地亩上，随地亩数量一起征收，即所谓“纳丁于地”。复：免除。

〔20〕倚畀（音币）：倚仗；依赖。指信任。

〔21〕藩镇：唐代节度使的通称，这里指清朝的总督、巡抚等高级地方官。

〔22〕藁（音最）尔：小貌。象弹丸一样的小块地方。

〔23〕福康安：满族镶黄旗人，大学士傅恒的儿子。贝子：满洲贵族的爵号，在贝勒下。郡王：次于亲王。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台湾林爽文起义，翌年，弘历派福康安渡海镇压，林爽文失败。按台湾之役，福康安固然受到弘历很优异的赏赐，但封贝子，却在1795年（乾隆六十年）奉命镇压西南苗族起义的初期，这里叙事有误。

〔24〕反噬（音逝）：反咬。指镇压太平天国。

〔25〕大圭（音龟）、九鼎：古代帝王传代的宝物，作为统治权的象征。

〔26〕通侯：即彻侯，秦代爵位名，汉避刘彻（汉武帝）讳，改为通侯。这里指曾国藩封毅勇侯，左宗棠恪靖侯。

〔27〕虚名之内阁：指徒有虚名的大学士空衔。

〔28〕官文：内务府汉军旗人，官湖广总督。后以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有“功”，

改为满洲正白旗，官至大学士。

〔19〕军机首领：清代名义上以内阁大学士为宰相，自雍正后，如大学士不兼领军机大臣，等于闲员。这里指掌握实权的头头。宗藩：指清朝皇族。

〔30〕大君：指清帝。百度：各种制度。这两句的大意：郭清帝并不亲自主作，而各种制度得以施行。

〔31〕仰成：即仰首待成，与“拱手待成”同义。

〔32〕适见：恰恰表现。

〔33〕阉宦：太监。仆竖：僮仆。仪同：官名，即仪同三司（也称三公）。东汉时给级别低于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人以三公的待遇，称为仪同三司。这里指大学士及太师、太傅、太保等官衔。

〔34〕仰承：奉行；迎合。凤旨：意图。

〔35〕曷能：怎能；几时能够。

〔36〕耗羨：清政府征收田赋时，以曹运耗损为名，在正额外加征若干，称为耗羨。平余：即平定银色的羡余。当时各省凡解送京饷、协饷及本省正项开支，都每千两银扣平余银十二两五钱，由耗羡内划扣。正供：正额田赋。

〔37〕驻防：清代在全国各军事要塞和民族意识强烈的地方，设立将军衙门，派一满族将领，率八旗军队驻守，名曰驻防。

〔38〕弘历：清帝，庙号高宗，年号乾隆（1736—1795），死于1799年。

〔39〕恒沙：印度半岛上恒河的两岸多沙，佛经以“恒河沙数”喻多，这是简称。

〔40〕聚斂：搜括。

〔41〕唐甄（音真 1630—1704）：四川达州人，清初进步思想家，著《潜书》八卷，敢于揭露时事。

〔42〕袁枚（1716—1797）：浙江钱塘人，著《随园全集》，其中《小仓山房文集》卷十六有《上两广制府黄太保书》。黄太保即黄廷桂，汉军镶红旗人，曾官两江总督加太保衔。书中谈及弘历南巡时，地方官进行搜括的情况。

〔43〕庄生：庄周，先秦道家。引文见《庄子·齐物论》。狙（音居）公：养猴的人。赋：分给。芋（音序）：橡子。名实未亏：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没有减少。喜怒为用：却发生一喜一怒的迷惑作用。

〔44〕诗案、史祸：指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文字狱。诗案：如沈德潜《咏紫牡丹》诗，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句，遭削官戮尸。史祸：如庄廷钺《明史》案，所有庄氏家属十六岁以上及为书作序、参校、买书、卖书、藏书、刻字的人并当时失检的地方官吏等，一律处死，前后被牵连的达七十余人。

〔45〕毒螫（音遮；又读式）：毒害；毒辣。

〔46〕名世之狱：安徽桐城戴名世著《南山集》，内有《与余生书》，述及南明史事。1711年（康熙五十年）为左都御史赵申乔追论，坐拟凌迟（是一种极刑，先断肢体，次刺咽喉），1713年死狱中。因该案牵连的达数十人。

〔47〕嗣庭之狱：浙江海宁查嗣庭，1726年（雍正四年）任江西正考官，出“维民所止”试题，被告为欲去雍正之首，嗣庭死狱中，雍正仍令戮尸示众，子被杀，家属流放。

〔48〕景祺之狱：浙江汪景祺著《西征随笔》，中有议论康熙时期的政治；又作《功臣不可为论》，同情年羹尧的冤死。1725年（雍正三年）案发，处死，家属充军。因查嗣庭、汪景祺都是浙江人，1726年下令停止浙江乡、会试，并派光禄寺卿王国栋为浙江观风整俗使，对浙江人民实行严密监督。

〔49〕周华之狱：浙江天台齐周华在吕留良、曾静之狱（这是震动当时统治者和各阶层的大狱）后若干年，以刊所作《为吕留良事独抒己见奏稿》一文，于1767年（乾隆三十二年）判凌迟处死，子孙俱斩首，留妻、媳及幼孙一人给付“功臣”家为奴。

〔50〕中藻之狱：广西胡中藻著《坚磨生诗钞》，弘历以“坚磨”二字出于《论语·阳货》“不曰坚乎？磨而不磷”，诬他有意造反。诗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句，把“浊”字放在国号“清”字之上，大不敬。又中藻督学湖南时，曾出“乾三爻不象龙说”试题，说他讥刺乾隆不象皇帝。于1756年（乾隆二十年）处斩。

〔51〕锡侯之狱：江西王锡侯著字书《字贯》，弘历以擅删《康熙字典》，于1777年（乾隆四十二年）处死。

〔52〕噤（音禁）：闭口。

〔53〕李绂（音弗1673—1750）：字巨来，号穆堂，江西临川人。以反对为胤禛（雍正）重用的田文镜，被挫折几死，后遇赦。孙嘉淦（音干1682—1752）：山西太原人。雍正时官刑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以引见教习官不称旨，胤禛命锁交刑部议罪，不久释为银库行走。被赅（音者）：披上犯人所穿的红衣。贯木，戴上刑具。

〔54〕身受：亲身所受。

〔55〕斯诚：这的确是。

〔56〕李陵：汉刘彻时的将领，与匈奴作战被俘，后投降了匈奴。引文见李陵《答苏武书》，大意是：“你是汉朝的臣子，怎么不这样说的呢！”讥康有为歌颂清朝。

夫长素所以不认奴隶，力主立宪，以摧革命之萌芽者，彼固终日屈心忍志，以处奴隶之地者尔。欲言立宪，不得不以皇帝为圣明。举其诏旨有云，“一夫失职，自以为罪”者，而谓“亟亟⁽¹⁾欲开议院，使国民咸操选举之权，以公天下”，“其仁如天，至公如地，视天位如敝屣”⁽²⁾，然后可以言皇帝复辟而宪政必无不行之虑。则吾向者为《正仇满论》⁽³⁾，既驳之矣。盖自乙未⁽⁴⁾以后，彼“圣主”所长虑却顾，坐席不暖者⁽⁵⁾，独太后之废置我耳。殷忧内结，智计外发⁽⁶⁾，知非变法，无以交通外人⁽⁷⁾，得其欢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无以挟持重势而排沮太后之权力⁽⁸⁾。载湉⁽⁹⁾小丑，未辨菽麦⁽¹⁰⁾，铤而走险⁽¹¹⁾，固不为满洲全部计。长素乘之，投间抵隙⁽¹²⁾，其言获用，故戊戌百日之政⁽¹³⁾，足以书于盘、盂，勒于钟、鼎⁽¹⁴⁾，其迹则公，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¹⁵⁾。曩令⁽¹⁶⁾制度未定，太后天殂⁽¹⁷⁾，南面听治，知天下之莫予毒⁽¹⁸⁾，则所谓新政者，亦任其迁延堕坏而已。非直⁽¹⁹⁾堕坏，长素所谓“拿破仑第三新为民主，力行利民，已而夜宴伏兵，擒议员百数及知名士千数尽置于狱”者⁽²⁰⁾，又将见诸今日。何也？满、汉两族，固莫能两大⁽²¹⁾也。

(1) 亟亟：急急。

(2) 天位：帝位。敝屣（音徒）：破鞋子。指不足留恋。

(3) 向者：从前；早些时候。《正仇满论》：章炳麟作于1901年。

(4) 乙未：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即中日甲午战争后的一年。

(5) 长虑却顾：《荀子·荣辱篇》作“长虑顾后”，意即从将来长久的打算。坐席不暖：即席不暇暖，有坐立不安的意思。

(6) 殷忧：沉重的忧虑。这两句的大意：内心怀着沉重的忧虑。于是表现焦急智生。

(7) 交通：勾结。外人：指帝国主义分子。

(8) 排沮（音咀）：排除；排阻。